

“巧伪人”孔老二与两面派林彪

政治理論教研室大批判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在组织路线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反革命策略上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如同历史上一切搞复辟、开倒车的反动派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一样，林彪不仅把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生而知之”、“中庸之道”等等承袭下来，作为他的反动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的核心内容，而且全盘接受了“巧伪人”孔老二的一整套反动处世哲学，进一步加以系统化，作为他搞复辟的反革命策略。林彪真不愧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孔老二的“以屈求伸”和林彪的“韬晦”之計 隐蔽不了反革命复辟的狼子野心

孔老二所处的时代，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春秋晚期。作为没落奴隶主贵族代言人的孔老二，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奔走呼号，到了晚年，仍不甘心失败，拚命死啃《易经》，企图从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寻找复辟的武器。他联系一生反革命政治经历，总结出一套反动的处世哲学，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以屈求伸”。孔老二说：“毛毛虫弯曲他的身体，为的是向前伸展，龙蛇的冬眠，为的是保存自身……用以屈求伸的办法保全自身，为的是发扬（奴隶主）的道德理想。”很清楚，这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是钻进我们党内几十年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他代表了一小撮剥削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处心积虑地要搞修正主义。但这是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的，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手里没真理，身边无群众。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光明正大地行事，只能躲在阴暗角落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反革命勾当。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广大革命人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他们更不敢公开自己的政治纲领，更需要用“以屈求伸”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把《三国演义》中的“韬晦”二字记在黑笔记上，并把吹捧破落地主贵族刘备用



“韬晦”之计欺骗曹操的诗，亲笔抄成条幅挂在卧室：“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林彪把无产阶级司令部视为“虎穴”，充分暴露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和恐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在抄录时，别有用心地把原诗中的“暂趋身”改为“暂栖身”，这一字之改，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的祖师爷孔老二，一生中只在鲁国当过几个月“司冠”（警察总监兼司法部长）并代行宰相职务。在他真正能够伸展反革命“大志”的这一短暂时刻，他就杀害了当时著名的革新者少正卯，攻打了属于新兴地主势力的“三都”（堕三都）。林彪这个暂时“屈身”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一旦伸展了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志”，实现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良谋”，结果将只能是党变修，国变色，千百万革命者的人头落地。杀气腾腾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是铁证。

林彪妄图篡权复辟，蓄谋已久。他仔细揣摩了孔老二的“小不忍则乱大谋”，领会到要实现“韬晦”之计，“以屈求伸”，还必须在“忍耐”二字上“狠下功夫”。在他的1963年的反革命《工作手册》上，他亲笔写下了“忍耐，大度的科学根据”，“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当时正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不久，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新的进攻。在国际上，我们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公开地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林彪感到这种形势对他的反革命活动不利，唯恐在小事上不能忍耐，暴露了他篡权复辟的阴谋，他怀着阴森的心情告诫自己：必须暂时“忍耐”。当林彪一伙向党发动进攻而遭到惨败以后，他们更要用“忍耐”来实行暂时退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一伙又一再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不要多说话”，以便“现在当孙子，将来当爷爷”。这些，不过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为了更远大的未来”，必须“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林彪一伙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的“忍耐”只能是暂时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阴谋败露时的假检讨也是骗不了人的。“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一旦真象开始暴露，在革命人民大众目睽睽之下，他们的日子就再也不好混了。因此，当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以后，尽管他们互相打气，一再讲要“忍耐”，但反动的阶级本性又驱使他们叫嚷：他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最后终于按捺不住抢班夺权的狼子野心，狗急跳墙，迫不及待地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甚至丧心病狂地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穷凶极恶的反革命狰狞面目。

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林彪一伙对自己的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要寻找机会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收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即使面对行将覆灭的命运，也要“破釜沉舟”，跳出来作垂死挣扎。他们跳出来，就是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之时，也是他们的反革命野心全部破灭之日。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孔老二的“三愆”和林彪的“三不主义”

掩饰不了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古代的孔老二和现代的林彪都是搞倒退、搞复辟的野心家、阴谋家，也必然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反革命两面派。

孔老二为了破坏和颠覆新兴的封建制度，到处钻营。他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经常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类的漂亮话挂在嘴上，实际上是一个言行不一，从不说实话的“巧伪人”。紧紧捧住孔老二衣钵的孟轲，把孔老二这套反革命两面派经验概括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就是说，大人物说话不一定兑现，行动不一定做到。为了贯彻这种反动处世哲学，孔老二告诫他的门徒在侍奉统治者的时候要注意“三愆”，即避免三种过失：当统治者还未说话的时候，你先说，就是急躁；当统治者已经说到了，你还不说，就是隐瞒；不看颜色就贸然说话，就是瞎子。换个说法，就是要察颜观色，见风使舵，以免灾难临头，还可进而取利。

孔老二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孔老二曾经过蒲地去卫国，蒲人怕他泄露机密扣留了他，孔老二发誓不去卫国。可是刚一离开，他就溜到卫国，把蒲地的机密统统告诉卫灵公。他的门徒子贡也觉得太不象话，便问孔老二：“盟了誓，也可以违反吗？”孔老二恬不知耻地说：“这种誓言，老天爷也不相信”。可见，孔老二为了捞官做，可以把什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之类的漂亮话，抛到九霄云外。

林彪直接继承了孔孟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反动信条，并加以发挥。他和死党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的黑笔记中写下什么“天是圆的，嘴是扁的，舌是软的，话是转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这些黑话，无须作任何解释，就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一伙只能靠说假话过日子。林彪的自供正好表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在无产阶级的强大威力下，林彪这一伙见不得阳光的家伙，终日战战惊惊，惟恐“不说假话”“就会垮台”。

为了搞反革命复辟，林彪不但把说假话作为“护身符”，而且把孔老二说假话，要两面派的“三愆”进一步系统化了，他煞费苦心地总结出“不建言、不负责任、不得罪”的三条反革命经验即“三不主义”。

所谓“不建言”，按照林彪的说法，还包含“不干扰人之决心”、“要响应”、“免争领导之嫌”。这个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怀着刻骨仇恨的林彪，对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当然不会建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也决不会响应。但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干扰和破坏，“念念不忘”篡权复辟。

民主革命时期，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我党的领导地位以后，林彪就跳出来“建言”了，他伙同反党分子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跳出来“建言”了，采取突然袭击，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可见，林彪的“不建言”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从未放弃妄图篡权复辟的“建言”，从未停止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扰。他说的“不干扰人的决心”和“要响应”，实际上是不干

扰阶级敌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之心，是要响应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

所谓不负责，按照林彪的说法就是要“闭目养神”，“照上面办”，“不置可否”。什么不负责！？林彪对于干反革命勾当负责得很。1970年7月，为了准备反革命政变，这个长期装病、怕风怕光怕出汗的林彪，竟在盛暑炎热的太阳地里走了两华里，搞反革命“视察”，岂止负责，而且是颇为辛苦的。但对毛主席同意批发的党中央文件，确是“闭目养神”，连看都不想看，甚至签个字都要秘书代劳。这也决非“不负责”，正表明了林彪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深仇大恨。

所谓“不得罪”，按照林彪的说法，还包含“不批评”，“要表扬”，“不报坏消息”“要报好消息”。这也完全是鬼话。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既不得罪无产阶级，也不得罪资产阶级的抽象的爱憎观。事实说明，林彪对帝、修、反不但只是“不得罪”，而且是卑躬屈膝，甘心效劳卖命的。他攻击我们对王明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斗绝了”，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是“骂绝了”，“做绝了”，竭力向苏修献媚讨好，妄想钻在“核保护伞”下当儿皇帝。与此相反，他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则是咬牙切齿地咒骂和污蔑。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顽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时，不是明白地写下“不答应，得罪他”吗？林彪的爱憎如此分明，他要得罪的是谁，不得罪的是谁，是任何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

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总是要采用两面派的方式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是暗藏敌人的活动规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就更加要指望通过说假话，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来实现其反革命目的。林彪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学遍了古今中外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他承袭孔老二的“巧伪人”本领，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个揭露和战胜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林彪和任何反革命两面派的画皮也就必然会一层层被剥掉，终于原形毕露。

孔子和林彪玩弄阴谋诡计

都逃脱不了彻底垮台的可耻下场

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伎俩同孔老二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如出一辙。这是由于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也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

林彪和孔子都是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代理人。他们仇视人民、又害怕人民，所以，从来把他们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冒充为全人类的利益，从来不敢公开说出自己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真实意图，总是要用一套仁义道德来进行欺骗，刽子手兼牧师，一身二任。在阶级力量对比，阶级斗争发展日益有利于革命人民而不利于反动派的形势下，特别是在今天，他们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强大，他们如果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那就如同以卵击石，连一天也混不下去，只好靠搞阴谋诡计，耍两面派来过日子。一旦离开了阴谋诡计，离开了两面派策略，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就会立刻暴露，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就根本无法实现。然而靠阴谋诡计“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当他们使用种种阴谋诡计遭到失败，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只好把孔老二的

“杀身以成仁”捧出来，作为他们精神上的最后一支强心针，歇斯底里地发出了“不成功便成仁”的绝望嚎叫，决心要和无产阶级顽抗到底。事实证明，林彪一伙是至死不变的反革命顽固派。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也决不会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毛主席曾经指出：“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孔老二和林彪的可耻下场不正是这样吗？当年孔老二一生倒行逆施，镇压奴隶，诛杀革新派，破坏和颠覆新兴的封建制度，但结果仍未能挽救奴隶制的崩溃，最后只好在“吾道穷矣”的哀鸣中，孤零零地去见了周公。而今林彪同样地倒行逆施，结党营私，使尽阴谋诡计，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卖国求荣，最后也只落得个折戟沉沙、葬身火海的下场，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决没有好下场，因为他们都是腐朽没落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是为一小撮剥削阶级效劳的。他们的反动立场使他们不可能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革命人民的力量，他们总是要违背广大人民的意志，妄想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他们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和唾弃，因此，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而我们共产党人是新生的朝气勃勃的革命力量，是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始终代表着亿万工农基本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必然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因此，共产党人从来是光明正大的，对任何反动派来说，它是不可战胜的。

在当前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揭露和批判从孔子到林彪一脉相承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对于进一步看清林彪开倒车、搞复辟的极右实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必须通过批林批孔，不断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提高我们同反革命两面派作斗争的能力，坚决粉碎一切复辟、倒退的反动逆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